

昭明文選集成卷三十九

古榕方廷珪伯海評點

及門梁

孔倫全校刻

彈事類

彈曹景宗

彈劉整

彈王源

牋類

答臨淄侯

與魏文帝

答東阿王

答魏太子

與魏太子

為鄭冲勸晉王

拜中軍記室辭隋主

到大司馬記室

勸今上

詣蔣公

奏記

右共十三篇

彈事

奏彈曹景宗

良註曹景宗為郢州刺史初司州被圍詔制

郢二州發兵往救景宗及荊州援軍至三

頓兵不進聞司州沒即日退還延頸敵人縱暴緣

景宗不能禦遂失三關有司奏景宗罪輒去州詣

泥首待罪帝
一無所問

任彥升

梁典高祖卽位昉
爲吏部郎遷中丞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咫尺步無却顧望避敵

逗撓

奴有刑

司馬法將軍死綏綏挽車之索謂死於車中八寸
曰咫尺漢書廷尉王恢逗撓當斬逗曲行避敵也撓

顧至乃趙母深識乞不爲坐魏主著令抵罪已輕

史記趙王將
使趙括爲將

趙母上書曰括不可使將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曰王將遣
之卽有不稱妾得無罪乎王許諾魏志太祖令曰自命將征行

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諸
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是知敗軍之將身死家戮爰

自古昔明罰在斯

善本作斯在
以上是案

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尋

獯獯

獯獯

侵軼。躡擾疆陲。王師薄伐。所向風靡。

獯獯謂後魏也。
魏收後魏書曰。

太祖道武諱珪改稱魏王。跌突也。

是以淮徐獻捷河兗凱歸。濟註淮徐河兗皆屬梁地。捷軍所獲。

師有功則凱樂而歸。

東關無一戰之勞。涂

音途善本作塗

中罕千金之費。

吳歷諸葛恪作

東關魏軍距之。恪令丁奉等兵便亂斫遂破北軍。文子起師十

萬。日費千金。東關涂中皆地名。以上言前此克敵之易。皆由將

得其人。人

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

沈約宋書宋世分郢州為司州。懸隔與京師隔絕寇境與

肯用命。

故使狡虜憑陵。

憑依陵迫也。有淹移歲五臣本作年。月冬徂秋。

魏隣也。

故使狡虜憑陵。

憑依陵迫也。有淹移歲

五臣本作年。

月

冬徂秋。

故司州刺史蔡道恭率勵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

猶善本轉戰無窮。亟摧醜虜。

劉璠梁典天監三年司州刺史漢壽伯蔡道恭卒於圍道恭少以勇

力聞及病猶自力行城數日不能起聞戰鼓聲憤吒而卒衆猶拒守無有二心攻圍二年無有叛者入秋霖雨洪澍一夜城頽壯士猶不降及城陷捶其方之居延則陵降而恭守之降敵比

餘衆求恭屍卒不能得。

方之居延則陵降而恭守之降敵比

召月文選集戎

卷之三十五

彈事

二

故

故

之疎勒則耿存而蔡亡。功尤盛於耿四句。極表蔡道恭之功。恭守蔡亡。取蔡道恭姓名。上下互用之。漢

書武帝遣驃騎都尉李陵將兵五千人出居延北與單于戰陵

兵敗降匈奴。范曄後漢書耿恭字伯宗為戊巳校尉恭以疏勒

城傍有澗水可固乃據之匈奴復來攻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

不得水乃整衣服伺井再拜有飛泉奔出乃令吏上揚水示匈

奴乃若使郅部救兵微接聲援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闕。英雄記

引去。兵為呂布作聲援漢書宣帝詔曰傳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啟土

介子斬樓蘭王安歸首懸之北闕。傳

而巳哉。起入景宗逗撓觀望罪狀。向註漢武帝使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受降城涉安侯於單于以匈奴太子降是謂開

夷狄實由郢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罰。善本作討出不時言邁

之土。行故使蝟。謂結蟻聚水草有依。漢書賈誼曰高帝王功臣反者

也。等蟻聚為寇塞外多牛馬。方復按甲盤桓緩救資敵既不能討

無室廬故逐水草以居。又不能救

所以可罪銑註按下也

盤桓不進貌資助也

遂令孤城窮守力屈凶

五臣本威援兵

以致司

州失陷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

不惟不能援司州併失三關罪狀極明劉璠梁興宣城王以冠

軍將軍曹景宗為郢州刺史初司州被圍詔荆郢發兵往援曹

景宗為都督及荊州援軍至三關頓兵不進聞司州沒即日疆

退還延頸遂失三關諸戊三關延頸二戊名也無折挫也

場侵駭職是之由不有嚴刑誅賞安寘也景宗即主五臣本無

一句主謂主首○以上論其臣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

不援司州及失三關罪案

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間邁茲

多幸銑註言拔自行陣之間邁指蹤非擬獲獸何勤漢書上先

鄧侯功臣皆曰蕭何未有汗馬勞顧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

知獵乎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公

召月之是美戈卷之三十一 卿事 三 故臣干

徒能走得獸功狗也。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羣臣莫敢言言景宗指蹤非擬蕭何獲獸勤勞不同諸將賞茂通侯。

榮高列將。負擔丁濫裁企弛氏鐘鼎遽列。左傳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弛於負擔君之惠

也。又宋左師每食擊鐘家語子路南遊楚列鼎而食廣雅曰列陳也。和戎莫效二八已陳。以上皆言其素

無功績驟致高位。左傳鄭人賂晉侯以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故賜之。自頂至踵。

功歸造化潤草塗原。豈獲自已。銑註踵足也造化喻君言景宗之身受君深恩即為國苦戰以

膏血塗潤原。且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再以

草豈宜有辭。一生相形。生曹死蔡優劣。五臣本作當若是惟此人斯有覩面目苦

功罪秩然。漢光命將坐知千里。東觀漢記曰代郡太守劉興將數百騎攻

復進兵恐失其頭首詔書到興已為覽。魏武置法案以從事。魏

所殺長史得檄以為國家坐知千里。

太祖自作兵書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令者
克捷違教者負敗數句言古人命將罪無不刑故能出必以

律錙銖無爽八兩為錙二十四銖為兩錙銖輕重爽差也伏惟聖武英挺略不世出

料敵制變萬里無差奉而行之實弘廟算梁武已有詔荆鄂二州發兵往援司州

惟此庸固理絕言提謂不印奉詔書庸固謂景宗詩匪面命之言提其耳理絕言提置若不聞也自

逆徒縱逸久患諸夏聖朝乃顧將一車書銑註聖朝謂梁乃顧眷顧天下將一車書

謂將成一統之治愍彼司氓致五臣本作累辱非所司氓司州之人早朝永

歎載懷矜惻致茲虧喪何所逃罪宜正刑書將罪狀書肅明典之以行刑

憲數句是請正景宗之罪題後收拾前半是立案後半是定讞臣謹以劾胡代反請以見

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爵土太常所司收付廷尉法獄治罪

其軍佐職僚偏裨

脾

將帥結

胡

諸應及咎者

結連而及之者

別攝治書

侍御史隨違續奏

僚官也偏裨皆小將結連也攝追也隨違謂隨所犯之事

臣謹奉白簡以

聞

向日簡簡略狀也

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昉稽首以

聞

按首言敗軍之將必刑次言國家行兵未嘗挫輒中一言

蔡道恭守司州之功一言曹景宗陷司州之罪且三關係

失尤為咎不可追究其由來皆屬觀望逗留違命誤國又

言景宗本以無功厚膺爵土臨敵死綏乃其常分再以生

白簡而與蔡樂為置之不問於事故息謀弑賊罪狀明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曰無可疑者梁武置之不問徒事姑息斯失刑矣

任彥升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不入汜几毓育

字孤家無常子東觀漢記馬援事寡嫂雖在閨內必衣冠然後

土號其家兒無常母衣無常主是以義五臣本義上士節夫聞之有立立立

載美談斯為稱去首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案齊故西陽

內史劉寅妻范詣臺訴以下是范氏訴詞列稱出適劉氏二十許年劉

氏喪亡撫養孤弱叔郎整恒善本作常欲傷害侵奪分前奴教子當

伯二奴名並已入眾為大衆用又以錢婢姊妹弟溫既欲自使恐大衆不服故以錢私與

召月之集
六之三十一
彈事
六
效范干

之錢字下當脫與字婢當是整父之妾例亦得分股下文自明仍留奴自使善本有伯又奪寅息遂

婢綠草息子也私貨得錢並不分遂寅第二庶息師利去歲十月

屋整田上經十二日田上當是整倉所在整便責范米六斗哺

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隔箔簾內也善本無隔箔攘拳大罵突進房五臣本作

屋中屏風上取車帷准米去二月九日夜婢采音劉整之婢偷車欄

夾杖龍牽范問失物五臣本無物之意整便打息遂整及五臣本無及母

并奴婢等六人劉整劉寅當是異母兄弟來共善本無共至范屋中高聲大罵婢

采音舉手查全范臂求攝檢攝謂拘訊也如訴狀訴詞至此輒攝整善本有亡

父舊使奴拘父舊使奴者海蛤到臺辨問以下海蛤供詞列稱整亡

父興道先為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善本作賦以奴教子乞大息

寅寅亡善本作亡寅後第二弟整仍奪教子云應入眾整便留自使

婢姊及弟各准錢五千文不分逡既是大眾諸人錢皆有分逡如何獨無分寫整蠻理其

奴當伯先是眾奴善本有整兄弟未善本無未分財之前整兄寅以當伯

貼錢七千共眾作田當伯是眾奴觀下未別火食則田是眾田寅既宦西陽整以錢七千貼寅不使帶去

故共眾作田下寅歸復以私錢贖之也寅罷西陽郡還雖未別火食寅以私錢七

千贖當伯仍使上廣州去後寅喪亡整兄弟後分奴婢唯餘婢

綠草入眾整復云寅未分財贖當伯又應屬眾整意貪得當伯

推綠草與逡整規當伯行善本無行還擬欲自取當伯遂經七年不

返整疑已死亡不廻更奪取婢綠草貨得錢七千整兄弟及姊

共分此錢又不分逡海蛤供詞至此寅妻范云當伯是亡夫私贖應屬

息逡當伯天監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取去應充衆准

雇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處使此處又以借貸夫直爲詞是以沒對會爲抵賴范氏

供詞進責整婢采音以下是采音供詞劉整五臣本無整兄寅五臣本無寅第二

息師利去年十月十二日忽往整墅停住十二日整就兄妻范

求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整怒仍自進范所往屏風上取車帷

爲質范送米六斗整則納受范今年二月九日夜云善本無云失車

欄子夾杖龍牽等范及息逡道是采音所偷整聞聲仍打逡范

喚善本無喚問何意打我兒。整母子爾時便同出中庭。隔箔與范相

罵。婢善本無婢采音及奴教子。楚王法忠善本等四人于時在整子

母善本左右整語采音其道汝偷車杖具。汝何不進裏罵之。既

進爭口舉手誤查范臂。車欄夾杖龍牽實非采音所偷。采音供詞止此

其所供與范訴詞同只是不肯認偷進責寅妻范奴善本無苟奴。以下

列稱善本無稱娘云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夾杖龍牽疑是整婢采音

所偷。苟奴與郎遂往津陽門糴米遇善本見采音在津陽門賣

車欄龍牽。苟奴登時五臣本無時欲提取。遂語苟奴已爾不須復取。

苟奴隱僻。少時伺視人買龍牽售五千錢。苟奴仍隨遂歸宅不

見度錢。

不見度錢者偷賣得錢不使人見苟奴供詞止此

並如采音苟奴等列狀粗與

范訴相應重覈當伯教子。

即整便留自使也

列稱

善本作孃

被奪今在整處

使悉與海蛤列不異。

五句將供詞之同總上作結以下定讞

以事訴法令史潘僧

尚議整若輒畧兄子遂分前婢貨賣及奴教子等私使若無官

令輒收付近獄測治諸所連逮結。

即婢承音等

應洗之源委之獄官

洗雪也源委情由言當窮治其罪

悉以法制從事如法所稱整即主。

善註昭明刪此文太

畧故詳引之

臣謹案新除中軍叅軍臣劉整閭閻闔

土茸而名合

教所絕。

闔茸門內糞草喻不潔史記太史公曰李斯自直以前閭閻歷諸侯弔屈原曰闔茸尊顯讒諛得志

直以前

代外戚仕因純袴。

翰註前代外戚齊朝后妃之親純袴外戚驕奢之服

惡積釁稔親舊側

目也。稔熟理絕通問而妄肆醜辭。謂大罵其嫂禮記。嫂叔不通問。終夕不寐而謬

加大杖。謂打遂也。謝承後漢書。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病。雖不省視。

而竟夕不眠。按此是子事借用。薛包善本。分財取其老弱。與奪

入姪家語。舜事瞽叟。大杖則逃。薛包作苞。分財取其老弱。奴入

已異。范曄後漢書。汝南薛苞。字孟嘗。好學篤行。弟子求分異居。

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取其老者。田廬取其荒蕪者。器物

取朽敗者。後高鳳自穢爭訟寡嫂。東觀漢書。高鳳字文通。南陽徵拜郎中。

召請。恐不得免。自言鳳本巫家。不未見孟嘗之深心。唯倣文通。

應為吏。又與寡嫂爭訟。遂不仕。之偽迹。昔人睦親。衣無常主。即汜毓事。見

姪食有故人。謂責米也。句似未切。西京雜記。公孫弘為丞相。故人

富貴。何其不能折契鐘庾而檐昌帷交質。徵二反。謂因索米

為。而取車帷。漢書。高祖